近思錄 人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素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觀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以上總論治天下者其本在身其則在家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朱子曰親者難處踈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

同行也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玆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以上論善則在和親之道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茂篤實盛大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時以育物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

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以上論端本在誠心之道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名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䟽首言王霸之事有天理人欲之分綱常純駁之辨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王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回邪委曲之行崎嶇艱險反側不安之意逕委曲小路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

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
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
不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
羣心自然豫附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
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
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干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
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
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
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
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煦煦日出微溫之貌禮天子不

合圍蓋蒐田之時圍於三面前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猶王者顯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求人之比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

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

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
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
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
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
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逸溢而無節未可以亟正驟起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施爲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不迫不疎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弛慢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自古泰治之
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

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迫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陵夷苟非一人剛斷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有為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躁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後治泰之道可成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

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盥者祭祀之始盥洗之時也薦者獻腥獻熟之時也方盥之始人心精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為人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盥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顒顒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噬嗑卦傳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睽頤中有物曰噬嗑噬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大用焉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視繁猶簡令行而禁止矣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

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聖人所以制强暴者蓋亦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吾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

西南爲坤大難初解與民休息之意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興廢舉墜脩復治道以爲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

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晩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卦彖傳事物各有天然之則聖人非能為物作則但處之各當其則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兌卦彖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

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道出於天違道則非順天矣譽出於人干譽則非應人矣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彖曰終止必衰其道窮也盛止必衰者天下之常勢有盛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易大傳曰堯舜氏

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

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天子之辟廱故曰泮宮也閟閉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泮宮者所以教育賢材閟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為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義焉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為主法固在其中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衆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攷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石也量五龠合升斗斛也

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人各親其親則親之道公於天下

仲弓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
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
公私之間爾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
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
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而國

定矣就事而言則必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為本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刼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虧閨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跋扈於外閭豎擅專于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大綱謂綱常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

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從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蒙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己裕民德意孚洽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著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口給面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

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爲而强施之於天下歟道學政術分爲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吾所事而姑以是强施之天下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育敎誨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慘刻少恩五伯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

問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適過也問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為政之失所往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近思録卷之八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上大繩也三綱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

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盖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朱子

日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厲

作而與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鄕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鄕人鄕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爲鄕人是也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中乎是者謂擇善脩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所行使受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教成使爲學官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放周禮鄕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

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五

曰貢士五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

六曰兵役五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遍天下不要其制則未免大患

七曰民食五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之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凶歲之備

八曰四民五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

九曰山澤五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

十曰分數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

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以上十條並節錄本文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度今之宜徇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

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卑陋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爲而拯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先生除崇政殿說書首上此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誘也傳之德義傳附益也保保其身體保安全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德盛則過自消正君養德者本也求治規過者末也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後世徒存傳保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者今日經筵之官則道之教訓之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嗜好之私不溺乎心術則德義進矣保身體者在乎適

起居之宜存畏愼之心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謹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宮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皆得與聞之則深宮燕私之時無異於經筵講誦之際對宦官宮妾之頃猶之若師保之臨乎前也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圭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本註遺書又云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

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吏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爲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法也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次乃立檢察士行之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苟得也薄謂薄於人倫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

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趍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舊制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按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迹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取之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任人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任在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必於上後世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

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其皆善任法則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不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教民孝悌為政先務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

容(王家為伍五伍為保伍謂相察比也保謂相保任也)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孤煢而無依殘廢而不全羈旅而疾病者皆窮民無告使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觀此則養民厚俗平易忠厚之政可知矣)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

不可度也而能致其来格天下萃合人心揔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盛也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来格言鬼神之遊散亦每萃於宗廟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

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經說○論采薇遣戍役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戍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復卦象傳說見第四卷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衆而所操者常寡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謂區畫分數之法嘗謂軍

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卧帳中不起有頃遂定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之者辨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此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又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持之以久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絶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所自出而不散不分祖業則人重其宗而不遷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

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自庶人以下皆本註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月朔必薦新薦後方食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禰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遷

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

為耕犂所及本註云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窖

正叔云其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設道場寫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為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

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

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違悖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直榦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

宗云天子為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胙諸侯為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于已建宗廟為祭主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傅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所謂識其大者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壘土居民曰城木柵處兵曰寨斥遠也候伺也謂遠伺敵人控制禦也帶圍護也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

通儒全才矣 附錄○操決謂操持斷決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外書○朱子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宗命竇儀註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詞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下同○好謀而成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譎詐以為謀酷暴以為律斯其為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識之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

此當念其散之之久肉刑有五刺顙曰墨辟截鼻曰劓辟刖足曰剕辟淫刑曰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剕宮之刑或曰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渙散之久必明禮義敎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緩死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爲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爲善敎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

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鄕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去浮華而務質抑末作而尚本皆敦本之事也勉其孝悌興于禮遜皆善俗之

事也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吉月朔也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族大人衆則服食器用固有不能齊者同宮合處則怨爭之風或作矣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

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者雖同宗祖然親疎有分異宮者亦使人子各得盡情於其親也不然則交相病矣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一命爲士則父子亦異宮愈貴則分制愈密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語錄下同○周道如砥言其平也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勢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近思錄卷之九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䟽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

子曰尋常未嘗不識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頗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徒言民飢將亂為可慮而不言民饑將死為可傷則人主徒有憂懼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心生則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憂懼之心作反將恪財以防民之變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

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四井為甸四甸為丘得乎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以聚財為守國之道以愛民為迂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有未便於民者衆人為之未免拘礙惟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

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惻之心豈若悻悻然小丈夫之為哉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為訟天西運水東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

必謹
必明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恃專則失爲下之道如衛青不敢專誅而具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有得中之象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則人心懼而離和而不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大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

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沒成王思其勳德錫魯以天子之禮樂使祀周公焉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外是乃過之為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以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覲供貢之儀凡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乃為盡人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

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人心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者惟親暱之隨則違正理矣故出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 震下兌上爲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

自知故必得中爲善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樸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攻其蔽則未免扞格因其明而導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

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訐者發人之陰惡也訐訐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故矯拂之過每至牴悟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納約自牖惟溫厚明辨者能之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才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為位應九與六為爻應此理之常也然為九二九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常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是以至於凶悔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素舊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疾危然君子用是道

以畜其臣妾則可以固結其欲遯之心是以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不可以係戀而姑息也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聖賢之所爲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循於天理之常者聖賢安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者聖賢安得不與人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然其所以爲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

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爻皆陽爲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當睽之時乖異者衆故必恢含洪之義而無棄絕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乖異者可合乃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開其自新之路而啓其從善之機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信睽者合耳至誠以感動之盡

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內竭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如是宛轉求之睽者庶其可合所謂遇主于巷也巷者委曲之途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上言遇主于巷亦正理之當然苟遇不以直而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又非遇主于巷之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

說適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邪之人阿意順
旨惟務容悅善而遇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憸佞之臣士有善
柔之友皆有損而無益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
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己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
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
吉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
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
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無咎能

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大作即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者必克濟其事而大善上下乃可無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革卦彖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

人亦以近正而不敢為惡以順道而相保是能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微人處旅困之道當略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戾而乏和順自高則驕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

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兌之上六悅之極也悅極而復引之事既過而強爲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有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謹重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卦彖傳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皆小過過之以順乎事之宜若過之甚則恭為足恭哀為毁瘠儉為鄙悋又失其宜矣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小過卦九三傳待小人之道先當正己己一於正則彼雖姦詐將無間之可乘矣其他防患之道皆當以正己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夔戒謹畏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為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

膚赤舃几几經說下同○詩狼跋篇碩大也膚美也孫遜讓也謂有大美而謙遜不居也赤舃冕服之舃也几几進退安重貌蓋其恭順安舒之意如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民隱求訪賢材二事使職之大者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先生忠誠懇至詞氣和平如此豈若悻悻好勝自是者之為哉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

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德量大則不爲喜怒所遷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本註云如荊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囁嚅欲言而不敢發之貌厲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囁嚅之態○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期事非理所得言特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振民育德脩己治人之事也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爲學之道固不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爲窮理之本子羔旣未及爲學而遽使之以

仕為學則非特先知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安能各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為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有在也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事雖多為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為事稽古則為政之法愛民則為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

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誠意素孚則信在言前

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悟之益在我無煩瀆之辱

職事不可以巧免 職所當爲而巧圖規避是自私用智之人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

克勤小物最難 不忽於小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理勝而氣平則人易曉而聽亦順或者理雖直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扞格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

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
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
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事雖多皆人
所當爲者苟有厭事之意
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一時感慨至於殺身而不
顧此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
得其所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
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是也○張南軒曰君
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
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所不當預而預刃勇
於就難是亦私而已如曾子子思之避寇或
不避三仁之或死或不死皆
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入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孟子不與右師言同意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過則歸之己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為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

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己勝而無含容之氣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見識陋則人己得失之間皆為之動是即量之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學力所至而不可強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十升為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為斛十釜為鍾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

質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之無涯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事見晉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一有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

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在上位者當勤於求賢豈當待人之求知求知者失已使之求知者失士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序於

諸侯之上尊王也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說見論語名分不正則施之於事者顛倒而無序乖戾而不和禮樂何以興此自然必至之勢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君子存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道者蓋亦分外之事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蘇氏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遠近言也一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患此以時之遠近言也然其理則一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

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制民之產謂井田貢助之法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揚人之短本為薄德況前輩乎

劉安禮云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愧屈附錄下同

○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荊公安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荊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之間荊公乃爲之愧屈蓋有以破其私己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聽達者能之乎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而正矣非徒事乎刑罰之嚴也

橫渠先生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

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文集○樂於使人而憚於事人此常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已未嘗事人則使人之際必不能盡其情

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爲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中故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此以坎象而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氣不充故有怠惰與羞縮惟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充然爲之人亦未必惟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滕文公行三年之喪始也父兄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爲發哀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患在我義理不勝則不能自强故有情與羞縮之患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志氣感槩雖未必中

於義而死且不顧況吾義理既明尚何怠惰羞縮之爲擧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豕性陰躁雖當羸弱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察也如李德裕處置閹官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唐武宗時德裕爲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官寺之徒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爲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官者之手而德裕逐矣蓋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取益謂有益於己絆牽繫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

也數數猶頻數也了曉徹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語錄○此段疑當在十一卷之末

近思錄卷之十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朱子曰氣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

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强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大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 古者子生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唯諾 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 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 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

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欲所陷溺外為流俗所銷靡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為法則者要當謹畏反觀內省己之觀所為常不違乎君子之道而後人心慰滿得所矜式也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釋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旣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旣若不可及則趍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

聖人教人循循善誘常俯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以設教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

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經說○說見論語道固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夫子設教固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

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顔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道書下同○王右軍羲之虞永與世南顔魯公眞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

着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治民如政敎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陳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筭數如律曆九章之數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意味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

敎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敎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

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從事乎此則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舞者

所以導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要必以誠心爲之誠者所以成已也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洒掃應對即是敎之以誠誠之至即是聖人事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敎以聖人事無本作毋○說見曲禮視與示同誑欺妄也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無妄之道也

先傳後倦君子敎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敎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敎以遠大也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進退未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敎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敎以遠大者於後也○朱子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敎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

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愚謂子夏正謂敎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洒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敎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理貴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末矣下惟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敎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及士庶人之子八歲則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材之可敎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敎者

復歸之
農畝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
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
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
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
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
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
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
害人本註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先王設教養之周而待之久士有定志專於
修己而緩於干祿故能一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
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最甚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義故吟諷之間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其逸志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叙人倫而施之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爲據依故能有立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

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歌詠聲詩溫柔篤厚
有以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諧殺
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
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
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
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
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脈也 古之成材也易
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
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便
好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
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
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
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亡啓

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倏爾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又誘進初學之道

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氏曰撙猶趨也謂趨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撙節退讓者禮之文君子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撙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宏大教必以禮而成就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人生此節目蓋三患實相因而然皆陵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此言教人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

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同○此言使人不由其誠勉強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為者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曰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扶持尊者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

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横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一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常當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易傳下同○泰卦九三傳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爲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雖薄且不能勝況於隆盛乎隆盛之喪敗必自無德者致之也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無所耽戀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惟其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豫卦六五傳表世之君大率以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

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卦彖傳驕侈每生於安富之餘紀綱每廢於舒肆之日釁端禍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爲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震下坤上爲復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終其於復善也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有失而後有復而屢失不常其德危之道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

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屢失故危厲屢復故無咎無咎者補過之稱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也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六之迷復矣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爻下離上為睽上居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雖有應亦不合矣正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妄
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故為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為正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貧冒居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

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在上者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懷自私之心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所利矣益之上九人莫益之而或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强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絶其危甚矣

限界分也列絶也夤膂肉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内卦之上實内外之分故取象皆爲限止之義所貴於止者謂各得所宜止而無過與不及也苟不度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執强忍如此則世絶物危厲甚矣

造人之固止一隅而擧世

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彖傳兌下震上為歸妹兌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者耶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震長男兌少女以說而動則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兌卦九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

也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易以惑人凡說之道皆然不可不戒也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毀也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己而行爲能有濟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功莫與共之者矣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所謂直也微生高以無為有曲意徇人蓋邪枉之態不能掩者其事雖微所以害於其直者甚大故聖人因以立教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謝上蔡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在於厚與不仁者之過常在於薄與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

亦不細遺書下同○君子之學為己而已以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為務外而徇情敗德學亦不進矣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誕也揚子雲謂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是也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則自流於巧而惑於疑未必得事之情實矣人以料事為明者必至於是周子曰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所謂以小害大賤害

貴者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天理微矣二者常相爲消長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周羅俚語猶兜攬也事未至而有好疑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

端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害而所利者博則有冒而爲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乃有不可勝言矣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性無不善而局於氣質汨於利慾者自小之耳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事雖出於公而以私意爲之即是私也故學者以正心爲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

做官奪人志仕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馳騖乎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怒愛惡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德未成而從

政者未有不奪其志學者所當深省也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驕矜夸吝鄙嗇也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者常覺其不足惟君子所志者道故無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

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邪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謂日以三事自省邪做其言乃云一日三次點檢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

所務耳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說○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苟流徇仲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僞言僞行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卷之十二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者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為相韓非韓之諸公子善刑名法術之學佛者本西域之胡為家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者周柱下史老聃也其書論清淨無為之道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楊氏為我可謂自私而不可仁矣然而猶疑似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

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而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爲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佛氏言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爲人心之害尤甚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

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子張才高志廣泛愛兼容故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自守規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亦未遠也然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是楊氏為我之學也孟子推楊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父蓋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為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

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毁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乃毁棄人倫滅除四大其處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適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寂滅無爲而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法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習定

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謂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絶滅倫理何有於義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釋氏離器以為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或拘或肆皆為之病名為大自在而實則隘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體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學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眛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

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則有滅故有輪迴今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絶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道器本不相離今捨物以明理祇迹以求心豈知道者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道本人倫今日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或

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顔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

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
得初學立心未定必屏遠異端之說信道既篤乃可考辨其失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
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
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
也天地之理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
稟之氣通故能推物所稟之氣塞故不能推人只爲自私將自家
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
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知萬物
一體之理不爲私己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所釋氏以不知此去他

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惟不知萬物一體不順理而行本無障礙顧乃自生私見為吾身不能不交於物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絕滅哉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已妄生計較欲出離生死而不知去私已之念本無事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若褊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者哉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是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為輪迴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

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此言雖爲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孟子闢楊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實辨異端之要領

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

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死彼有見於造化之機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獨壽此理之所有也顧其自私小技聖賢弗爲耳

謝顯道歷擧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大本既差則一其說似同而實異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

日月等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厥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四方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為幻妄莫知所從來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無間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玊貫無者為玄妙為真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澌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為浮生幻化豈為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而求天天性豈為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

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

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世儒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固已陷溺於異端乃謂不假修為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詭服異行非僭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偽邪說異教非通聖人之

學何以稽其弊

近思錄卷之十三

近思録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顔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考也逮于本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倡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

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性之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天性渾全不待修習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修身體道以復其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夫子大聖之資猶元氣周流渾淪溥博無有涯涘罔見間隙顔子亞聖之才如春陽坱圠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才剛烈明辯揫斂嚴肅故幷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顔子不違如愚與

聖人合德後世可想其自然和氣嘿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材發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天子主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辯論之明不得不然也

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協氣祥光也泰山巖巖者峻極不可踰越也

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夫子渾然天成故無迹顔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為仁之問喟然之歎猶可窺測其微至於孟子則發明底蘊故其跡彰彰

孔子儘是明快人顔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顔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辯○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

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人之學矣至其易簀之言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于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遺書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

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羣經定于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絶而大義乖矣獨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纘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壽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況字卿為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為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為異論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譏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擬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率性之謂道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均之不識本然之性何以語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為純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毛萇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為膠西相二子言治皆以修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求為得聖賢意揚雄以清淨寂寞為道無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致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未駁好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

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祿隱謂浮沈下仕依祿而隱即祿仕之意也雄失身事莽以是祿隱何辭而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 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曹操擴漢將篡孔明輔先主志欲攘除姦兇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操心公平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而不爲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聖人則寧漢無興不忍為此也

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興劉氏可也 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

表卒子琮迎降孔明說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與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荊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朱子曰孔明雖嘗學申韓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首揚道不到處 文中

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子王福畤錄其議論增益爲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爲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嘗著原道其間如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體如道德爲虛位則辨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凡此類皆有疵病然其扶正學闢異

端秦漢以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孟氏之與荀揚尤其卓然之見也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修己而已德之旣盛則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之反因學文而有所見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

道理 道書附錄○見潘延之所撰墓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 資稟得於天充養存於己 純粹如精金 純粹而不雜 溫潤如良玉 溫良而潤澤 寬而有制 寬大而有規矩 和而不流 和易而有撙節 忠誠貫於金石 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 孝悌通於神明 孝悌之至通於鬼神 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 春陽發達盎然其和 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 優游而不迫沾洽而有餘 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 胷次洞達無少

隱隱然週其學識所蘊則又深博而無涯極其德義言蓋不足以形容以上一節言資稟之辨充養之厚也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敬主於身而恕及於物敬則其本正而一恕則其用公而溥見善若出諸已與人為善也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已也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廣居不安狹陋行天下之大道不於由於邪僻言有物而行有常言必有實故曰物行必有度故曰常○以上一節言行已之本末也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按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參

軍時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
受學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再見周茂叔後吟
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
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蓋
充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明則有以識其理察則加詳於明知盡性至命
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孝悌說見第四
卷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
萬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神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實本乎人也辨異端
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
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
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
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昔之害楊墨申
韓是也今之害老佛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自謂
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通達玄妙實則
不可以有為於天下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自謂
性周法界然實則外乎人倫物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堯舜之道大中至正窮深極微是過之也天下之學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
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其闢異端正人心之大略也

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

無得也此十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是非雖明而亦不絕之感而能通感而必應教人而人易從教人各因其資而平易明白故易從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愛而公故咸得其歡心狡偽者獻其誠待人盡其誠而人不忍欺之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人不忍以非禮加之聞風者誠服誠服者真實而非勉強聞風而服則無遠不格矣覿德者心醉盛德所形見者熏乎至和如飲醇酎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

亦曰伯淳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以上一節言接物之道

先生為政治惡以寬開其自新之路改而止處煩而裕得其要領宜順乎理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為苟且應命之事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礙為之有要故不見其難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理素明而志素定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愨誠足以感人故雖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為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

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政令設施可做而行道化孚感不可力而致○以上一節言爲政之道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註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天地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滿胸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此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藹然動于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爲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原明曰此處氣象

自有合得如此等人說此等話道理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温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晩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掞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

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明道先生質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識記也博文強識博學也躬行力究力行也察倫明物以下物格而知至也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應感無窮而實本乎吾心

物理散殊而皆備乎吾身言其學雖博而有要也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致一者見之明而守之定故邪說不能移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和易而有涵蓄寬裕而懇至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自任之重所志者遠不安於小成不急於近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志若可行不潔其去以爲

高義擇所安亦不屑於就以自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本註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

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愚謂此可以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私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晩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
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
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
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
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
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說並見前嘗謂門
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

而已矣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雖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德貌嚴毅而中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語錄○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

性書是二十三時作
是時遊山諸詩皆好

近思錄卷之十四 終